

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洒向宁静的戈壁，也洒向炮手们坚毅而黝黑的面庞。昨夜，他们在月色掩护下悄然机动至射击阵地。此时的火炮宛如一头巨兽，静静蛰伏，蓄势待发。

一

戈壁滩上，炮班成员正在炮长带领下忙碌着，进行射击前的最后调试。光束照进炮舱，晃到了正在训练的新瞄准手戴健的双眼。他微微眯起眼睛，逐渐适应光线，手中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。他缓缓调高高低机，炮管也随之升起。

“全连注意！通联检查。”指挥车里传出的指令如同一阵急促的鼓点。

“2炮到！”炮长吕志国的声音在炮舱内响起。那声音粗犷而有力，瞬间点燃了大家的斗志。

戴健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睛紧贴着瞄准镜，双手牢牢握着摇把，整个人像是一把拉满弦的弓，随时准备接收指令。这是戴健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，他的手指因紧张与激动微微颤抖着。戴健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——一个关于精准、责任和荣誉的梦想。为了这一刻，他已经努力了很久。

在炮连，每一名新兵都会被“李启元”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深深感染。“李启元是我军第一代炮兵战士，参加战斗上百次，创造过百分之百命中率奇迹，被中央军委授予‘炮兵战斗英雄’荣誉称号。”当戴健第一次听到炮兵英雄的故事时，眼中始终闪烁着自豪的光芒。

“瞄准手是火炮的‘眼睛’”“火炮打不打得准，关键在瞄准手”……吕志国常常对初入军营的戴健这样讲。戴健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十分明白，这是炮长对自己的期望和鼓励。

戴健眼神锐利、思维敏捷，无论是捕捉目标还是计算表尺和方向，都能做到又快又准。吕志国曾夸他是天生的瞄准手“苗子”。戴健在同年兵中很快脱颖而出，成为2炮的预备瞄准手，也就是老炮口中的“新瞄”。

一开始，戴健对于“新瞄”与“老瞄”这两个称谓感到一丝困惑，为什么有些老兵还是“新瞄”呢？吕志国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：“一个没有经过过炮火多次锤炼的瞄准手，称不上‘老瞄’。”

此刻，炮弹已经上膛，戴健屏息凝神，静待指令。炮舱内弥漫着太阳炙烤的热气，汗水顺着他的脸颊一滴一滴落下。

“放！”指令响起，火炮轰鸣，剧烈的晃动让戴健险些摔个趔趄。

炮火礼赞

■晋蒙丁川

二

“别愣着！”吕志国的吼声让戴健瞬间清醒过来。他立刻进行复瞄，左手微微摇动摇把，快速瞄向基准点。

三

这是吕志国成为炮长后迎来的第一次实弹射击训练。

阵地上，隆隆的轰鸣声此起彼伏，如同擂响的战鼓激荡人心。此时，吕志国的心境如同湖面般风平浪静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旁边的一门火炮在发射后被烟尘所淹没，吕志国全神贯注，做好了准备……

“2炮注意！”命令突然传来。

“2炮到！”吕志国应声回答，声音坚定而清晰。车内成员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。

“表尺……方向……”吕志国一边复述口令，一边迅速敲击火控计算机进行调炮。突然，火控计算机的屏幕在闪烁了几下后竟然黑屏了。

“瞄准手注意，转手动调炮！”没有犹豫，吕志国的命令脱口而出。戴健迅速切换到手动调炮模式，他的视线牢牢锁定瞄准点，一边复述班长的口令，一边进行心算，双手飞快转动高低机和方向机。

“瞄准好！”戴健大声报告。

“放！”吕志国下达指令，戴健迅速拉下击发机。

炮弹出膛的瞬间，吕志国与戴健对望了一眼。紧接着，两人不约而同地透过侧门的狭小缝隙，望向远方的天空。隆隆的爆炸声翻过层层山峦，渐次传来，最终汇聚成一首属于炮兵的壮丽赞歌。

这时，电台里传来指挥车的通报：“2炮命中目标！”

中条山下歌声飞扬

■马 克

饭前一首歌，是每个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动作。每日三餐前，带队的值班区区长便会随机点一名同志出列，站到队伍前，指挥大家唱首歌。饭前，大家唱的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。我印象中，各学员队唱得较多的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和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第一段。于是，不同的学员队常常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，犹如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。

到了饭点，餐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饭菜，诱人的香味从食堂里飘散出来。此时，大家都已是饥肠辘辘，而学员队的干部们看着我们的饕餮，也都会心一笑。歌一唱完，他们便催促我们进入饭堂就餐。

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，同饭前一首歌相比，就有了天壤之别。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，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，学校政治部总是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。这时，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总是在队前摩拳擦掌，要同其他学员队一争高低。

看吧，夜幕降临，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，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响起。有时是系与系之间拉歌，“政治系的，来一个呀；来一个呀，政治系的……”有时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，“一队的哟，来一个呀；来一个呀，一队的哟……”这时，各学员队就轮番上场，亮开歌喉一展风采。这边是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不等这边唱完，那边歌声又响起来了：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……”

这种拉歌比赛，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打出影片的片头，喇叭里传来电

次实弹射击，可没过多久，班长被选至教导队担任“兵教头”，而他则被调整为驾驶员。离别时，班长对他说：“我们都与炮有缘，无论飞多高、走多远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个炮兵战士。”

多少个寂静的夜晚，吕志国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他感觉自己与炮已经密不可分，那火炮的轰鸣仿佛就是他心脏的跳动。于是，他一边履行着驾驶员的职责，一边不懈学习炮长技能。几个月后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为一名“大龄”的新炮长。

成为炮长后，他很快就面临多重挑战：考核成绩垫底、火炮故障频出、协同训练效果不佳……他开始有些心烦意乱起来。电话里，班长耐心地听完了他的倾诉，然后对他说：“瞄准手得把炮摸稳瞄准，炮长得摸清炮和炮手的脾气，当好主心骨。”班长的话让吕志国陷入沉思，他意识到自己得重新和炮“磨合”，找回那份默契。

自那以后，吕志国全身心投入炮长岗位的学习和实践中。白天，他与炮手们一同刻苦练习装备操作；夜晚，则独自在僻静处巩固理论知识。一有空，他就向技师请教故障排除技巧，同时在日常点滴中不断积累带兵经验。就这样，他一路克服困难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方位的素质跃升。

三

这是吕志国成为炮长后迎来的第一次实弹射击训练。

阵地上，隆隆的轰鸣声此起彼伏，如同擂响的战鼓激荡人心。此时，吕志国的心境如同湖面般风平浪静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旁边的一门火炮在发射后被烟尘所淹没，吕志国全神贯注，做好了准备……

“2炮注意！”命令突然传来。

“2炮到！”吕志国应声回答，声音坚定而清晰。车内成员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。

“表尺……方向……”吕志国一边复述口令，一边迅速敲击火控计算机进行调炮。突然，火控计算机的屏幕在闪烁了几下后竟然黑屏了。

“瞄准手注意，转手动调炮！”没有犹豫，吕志国的命令脱口而出。戴健迅速切换到手动调炮模式，他的视线牢牢锁定瞄准点，一边复述班长的口令，一边进行心算，双手飞快转动高低机和方向机。

“瞄准好！”戴健大声报告。

“放！”吕志国下达指令，戴健迅速拉下击发机。

炮弹出膛的瞬间，吕志国与戴健对望了一眼。紧接着，两人不约而同地透过侧门的狭小缝隙，望向远方的天空。隆隆的爆炸声翻过层层山峦，渐次传来，最终汇聚成一首属于炮兵的壮丽赞歌。

这时，电台里传来指挥车的通报：“2炮命中目标！”

绿海涛声

■于纯浩

★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几经辗转，我们抵达鹤岗峰时已是深夜。

一卸下行囊，我便向雷达站站长询问值班点的情况。刚刚休完婚假的站长笑了。“我们的主营区、家属来队房在山腰。”他抬手一指，只见群星中有一个亮点在闪烁，“要登顶，还有一个钟头的车程呢。”

山间罕见一丝烟火，黑夜彻底笼罩了大地。待到日出时分，碎金般的霞光洒满山间，此刻，整个营区才向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主营区坐北朝南，四周环绕着别致的石绘群、色彩斑斓的彩绘墙，还有绿意葱茏的葡萄架与波光粼粼的小池塘，整体景致错落有致，相映成趣。在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点缀下，深山中的营区虽小，却透出一股精致与温馨的气息。站长指着刚刚修葺好的鸡圈，笑着告诉我们：“山上不比平地，遇到山体滑坡、雨季道路不通时，车下不去，人上不来，这些就是我们的‘战备粮’。”

吃完早餐后，我们向山顶的值班点进发。山路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，另一侧是高耸的峭壁。车子吃力地沿着曲折的山路攀爬，每每遇到急弯，我们的心便一下子提到嗓子眼。然而，驾驶员总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减速和鸣笛的时机，这些操作显然已经成为他的肌肉记忆。

“站里只有他一个驾驶员，”站长打趣道，“拉人的时候不多，拉菜和快递的次数可不少。”车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。

集合后，我们排队前往火车站。我提着行李包，强忍着脚上的疼痛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穿过熙熙攘攘的送行人群，我眼尖地捕捉到了父母的身影。冬日的阳光下，他们两鬓的白发显得分外刺眼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脚上的疼痛减轻了许多。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：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兵，一个让父母骄傲的兵。我抬起头，擦去眼角的泪水，笑着向父母告别，然后毅然踏上了前往边疆的火车。

■李 江

★我的兵之初

入伍离家的前一天，家里人张罗了好几桌饭菜，前来道贺的亲戚朋友簇拥在我家不大的院子里，稀罕着我从武装部刚领回来的军装。正当我满脸自豪地招呼大家时，不慎碰到炉子上烧着的茶壶，一壶滚烫的开水就这样浇在我的脚上。

很快，我的脚背上就起满水泡，父亲见状立即送我去医院。可比起脚上阵阵钻心的疼痛，我更担心的是：部队会不会因为我脚受伤而不要我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忧心忡忡，一口饭也没吃下去。父母想尽了各种“土”办法，比如用醋、牙膏等给我涂抹脚部，一家人一直折腾到深夜。直到母亲劝了我好几次，我才不甘心地睡下。望着床头整齐叠放的军装，我多么希望夜晚能再长一些，让我的脚能够恢复得更好一些。

终于熬到了天亮，家里的公鸡还未打鸣，我便已早早起身，迅速穿好衣服。吃完母亲精心准备的早饭，我默默地处理着脚上的伤——撕掉绷带，小心翼翼地挑破水泡，然后穿上袜子和鞋。接着，我把大红花戴在胸前，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武装部。

窄路的尽头出现了一座蓝色的小楼，这就是值班官兵的生活营区了。“老黑”“大黄”这些不穿军装的“巡逻哨”先于山上的官兵迎了出来。看到我们穿着军装，它们既不咬也不叫，而是扑向站长，亲昵地蹭着他的裤脚。

放眼望去，四周郁郁葱葱的山头被水雾层层包裹着。“山里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，一年到头几乎都是这样的景象。”站长补充道，“虽然环境有些艰苦，但大家已经习惯了，早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”

带我们走进宿舍楼的，是去年才分配到站里的干部小张。他边走边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里的情况，那神态、举止，俨然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“老高山”。他随手一指柜中的专业书籍和备考资料，笑道：“与我同宿舍的大学生士兵阿符，心中一直怀揣着军校梦呢。”

正聊着，阿符推门进来。他从山顶的值班点一路跑回来，汗水顺着年轻的脸颊流淌着。简单聊了几句后，我问他：“如果考上军校了，毕业后还不想回来？”他略带腼腆地说：“刚入伍时是想驾驶战舰驰骋大洋的，但干着干着就离不开这里了。”这时，我看见一旁的班长老孙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在大家热情的交谈中，我们得知阿符和小张是前后脚来到站里的；老孙已经是入伍15年的老兵了，他精通雷达操作维修，带出了很多技术骨干。

停留片刻，我们继续向山顶攀去。抬眼望去，近300级的石阶蜿蜒向上，仿佛在提醒来访者：只有勇于攀登的人，才能领略到这座藏在峰峦之中的雷达站的全貌。拾级而上，我们一行人终于穿过云雾到达顶峰。在官兵日夜坚守的岗位上，我们尽览山与山的相望、峰与峰的连通，天地广袤，触目无限。

身旁，两条细细的钢索在凌厉粗犷的山风中颤抖着，滑轮在支架上不断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“这是几十年前建站时用来运送建材的。”老孙不急不缓地打开了故事的匣子，讲述起过往的历史来……我突然真切感受到，栖身深山的雷达站，与它所扎根的这片连绵群山同样伟大。这个站点背后，是代代官兵前赴后继、接续建设的身影。这份努力，凝聚了人定胜天的信念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！

立在风中，俯瞰脚下的漫山翠绿，我仿佛领悟到官兵豁达胸怀的来源。站长、老孙、小张和阿符，他们拥有的那些同龄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与视野，将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中筑起高峰，让他们更加勇于面对挑战，战胜各种困难。

下山时，我们与山上的官兵挥手致意，随后车子缓缓驶离，再次融入那片连绵的翠绿之中。透过车窗，我不经意间瞥见那棵曾出现在绘画上的青松。它庄严而笔直地屹立于山间，宛如一座威严的界碑，又似一根高耸入云的天线，更像一位默默坚守的老兵。它静默伫立在那里，见证一茬茬年轻官兵的到来，也铭记着那些渐行渐远的青春身影。

我想，眼前的山峦，对这群“高山水兵”而言，难道不是他们心中的另一片大海吗？那常年萦绕的水雾，恰似大海不停翻滚、生生不息的浪涛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忍不住涌上深深的感动，为高山上每一份坚守，也为这片翠绿的深海。

我的队列“第一步”

这样的日子让我几近崩溃，眼看着我的同班战友已经能够熟练走队列了，而我却连走路都困难。

在母胜心的驱使下，我找到班长说：“我要去训练场，哪怕搬个凳子坐在那里看也行。”

那些天里，我注视着训练的队列，在心里记着班长的口令和战友们的动作，然后一遍遍在脑海中模仿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坐不住了。看着已经结痂的脚背，我又向班长提出：“我要训练！”

在我的恳求下，他终于同意我参加队列训练。我赶紧站起来，不顾脚还没完全好利索，很快跑到队伍里站到了排头。班长笑着打趣道：“咱们班真正的排头回来啦！”

战友们笑了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笑过之后，在班长铿锵有力的口令声中，我挺直了腰杆，迈出了我的第一个“75厘米”步伐。

如今，我参军已近10年。那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，我始终铭记着在火车站暗暗许下的誓言：成为一个好兵，一个让父母骄傲的兵。

当我站在阿里的边防线上，紧握钢枪望着祖国壮丽的山川时，我仿佛总是能看到家乡那片金黄的玉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



强渡天堑（油画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）

张自申作

文学
作
品

长
征

第6298期